

离开位子
再找位置

位子.2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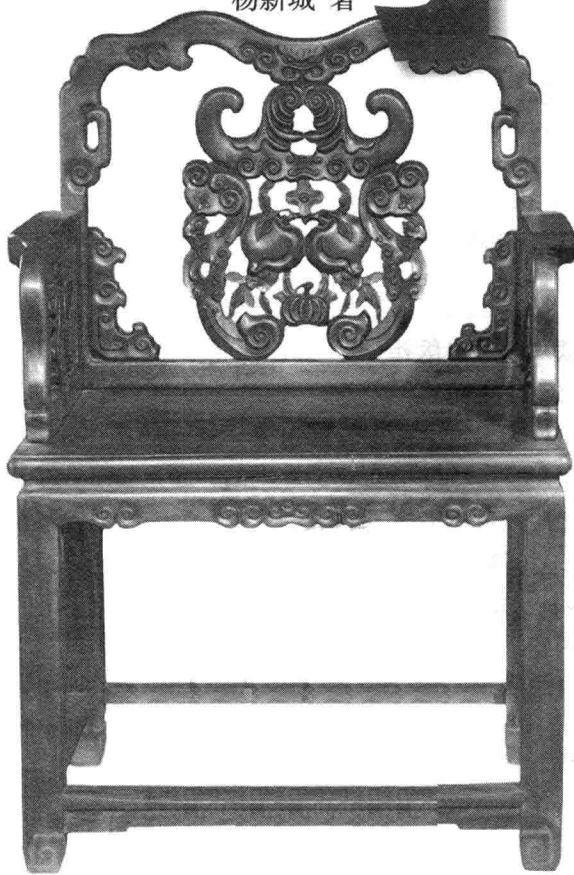
杨新城★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内参推荐读物续篇

位子²

杨新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位子.2 / 杨新城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15-2922-0

I. ①位…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009 号

书 名: 位子.2

作 者: 杨新城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程文静 郭晓飞

封面设计: 金 刚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3524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次: 2015 年 2 月 第 1 版 201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922-0

定 价: 35.00 元

目录

- 写在前面 / 1
- 楔子 / 2
- 一、二线最大的变化是身边人的态度 / 6
- 二、百姓盼退休，当官怕退休 / 11
- 三、离开位子，再找位置 / 19
- 四、越偏僻的地方越容易接受传言 / 26
- 五、为了票子，放下面子 / 35
- 六、以钱平息事态者迟早还将受制于人 / 44
- 七、投机者将婚姻也视为投资的一部分 / 55
- 八、竞标先围标 / 62
- 九、无为而治是最大的治 / 75
- 十、典型、荣誉产业化经营 / 88
- 十一、谋事、办事首先要确定方向 / 108
- 十二、走近才能走进 / 118
- 十三、农业用地如何变成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 / 136
- 十四、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 143
- 十五、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 152
- 十六、竞拍有道 / 161

- 十七、经济竞争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 / 169
- 十八、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 / 186
- 十九、检举贪官的另类手段 / 197
- 二十、“老百姓”为什么“老不信” / 210
- 二十一、历史上，一号人物永远不是企业家 / 224
- 尾声 / 229
- 后记 感慨生活 / 232
- 编后记 也说生活 / 234

写在前面

干部，是中国特有的对某特定人群的称谓，后来改称公务员，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干部。中国有多少干部，说得清的不多，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只知道一个大概数，只有翻开专用统计表才能讲出准确数字。干部中又分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按某些部门的规定，县处级以上干部称为领导干部，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大概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在位时大部分出有车、食有鱼，掌管着一地或一个部门的大权，不能说一言九鼎，但起码是说话有人听，底下不乏一双善于跑路的腿、善于抬轿子的手，一颗颗善于揣摩心思的脑袋，一张张能说出一串串让其高兴语言的嘴。这让在位者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天天如沐春风。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常年好，再大的干部也有离职退休的那一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离开位子之后，如何融入平民社会，是勇敢地抛弃昨日的繁华，走出“人走茶凉”的悲苦的精神世界，平静地进入市井，还是发挥余热，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抑或是“任他年华如流水，依旧豪情似大江”，下了庙堂，身居山野，不是修身养性，不是将军还山不论兵，而是继续上忧党和国家的命运，下关心天下苍生之甘苦，还在为入党之誓言，在位时敢于担当的理想而奋斗？或者是利用在位时获得的资源继续为非作歹，骄奢淫逸，欺压百姓，危害社会？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描写了一群领导干部离职退位后的所思所说、所作所为，以及与商人之间的交道往来。读来使人感慨万千。

楔子

人一拨一拨地走，岁月一段一段地留。每个人在一个地方执政期间都会留下他鲜明的性格特色和内心的浮华。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河海市虽然进入 21 世纪才十来年，但市委书记、市长却换了好几任。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在河海当了 3 年多市委书记的东方晨，那次在金剑北的家乡被中办的车接到中南海讲课再没回来，不久，聪慧、优雅的女市长王嫣然接任了市委书记，才子柳枫因为没有在市、县当过经济方面的主要领导，没当成市长，还是副书记兼秘书长。王嫣然到底出生在大户人家，爷爷是红军，爸爸是将军，干了不到两年，很快到沿海一个省份做大官去了。这期间，她和柳枫柏拉图式的恋爱进展不大，都是公众人物，很私密的地方不敢去，即使是散步，身边的司机、秘书也不会离开 10 米远。会上他们倒是常见面，平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少，但多数是在说工作，有几次工作说完了，刚要互相暧昧一下，不是她被秘书叫走，就是他来了非接不可的电话。一个月明星稀的春天的晚上，两人送走了省委的一个督察组，都感到喝得有点儿多，吃得有点撑，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迎宾馆贵宾楼天井里的一小花园里散步。王嫣然看着怒放的红梅和盛开的凤梨花，忍不住用小巧的鼻子去嗅那自然的香气，柳枫则抚摸着皎洁月光下被微微春风吹动曼舞的杨柳枝，随口吟起了陆游的“宫墙柳，红酥手”。王嫣然被他的情绪感染，也附和着往下背诵，渐渐进入了情动的境界，一双白嫩柔滑细腻的手眼看到了柳枫的手心里，王嫣然那个嘴紧行动快的女秘书拿着一封加急绝密电传一步闯到了跟前，

两人虽然尴尬，但放心地分开了。后来这种机会少之又少，再后来王嫣然就调走了，一段深藏在心底汹涌澎湃但被庄重嘴唇封住的爱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王嫣然临走的时候，由办公厅主任孙乃夫出面，约了私密小圈子的柳枫、吴阿杜、金剑北几个人小范围为她送行。席间，金剑北看着王柳两人四目相对、脉脉含情嘴里又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又气又急，待把赴任的女省长送上车后，他对柳枫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毛病太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相信毛主席的话也得看看《水浒》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看着柳枫有些萎靡的样子，又说，“兄弟，也别灰心，离了婚的女人做了那么大的官，她自己也不好办。你想，单身的高官、教授那些厮们找老伴都是要找保姆型的，谁敢随便弄个女省长啊。现在通信这么发达，机会多多，到时候你可要下手稳、准、狠啊。”

柳枫望着满天的闪烁繁星，淡淡地说：“凡事随缘，随遇而安吧。”之后来了新的书记，上级有文件，实行党委常委负责制，他也不兼任秘书长了，他也不想和新的掌权者建立亲密的关系，维持官场上的平衡平常关系足矣。副书记具体负责的事不是很多，也就是给书记和市长主持个会，或者是在某常委或副市长主持的会上讲个话而已，常有时间站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遥望南天，思绪联翩。柳枫在闲暇之余写了几本感悟人生、社会的书，很是畅销，得到了省委一个新来的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赏识，被调到了省委任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属正厅级，也算升了半格。人过了50岁，各种雄心壮志也就减弱了。有一次到河海调研，河海的一个老政协主席在家里请他吃饭，痛痛快快地各干了三杯茅台后，这位曾经在三个县担任过书记，又做过市委宣传部长、农工部长和纪委书记的老干部说：“咱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历史上又轻视商人，对于上过大学的人来说，能表示成功的标志也就是做官。官做得越大，说明能耐越大。所以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从省里下去了一个挺漂亮的女同志当组织部长。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现在最烦的就是天天有人找她要官，我说你别烦，当农民的多打了粮食叫英雄，工人的技术高是精英，知识分子写出了好书、发明了新成果才会让人尊重，当干部的只有往上升了才说明自己有本事。他们找你要官是正常的，你是组织部长，不找你找谁？只要没多大问题，只要有职数，有编制，

该提拔的就提拔，不要让大家寒心，人家干着工作也有劲。从目前中国的干部来源来看，像咱们这些起点低又没什么家庭背景的人，就是跑官又能做到多大？还不是靠机遇，靠命运或者靠奋斗熬上来的，但也不排除有送礼送出来的，但毕竟是少数。再说了，官做得再大也有到二线和退休的那一天啊。回忆起来，咱们毕竟风光过，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更不用说，你老弟还有文才，还能著书立说，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强多了。”柳枫听了以后，如醍醐灌顶，想着自己一介平民，但是读了那个年代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可以进的大学，中间既有机遇，有奋斗，有抗争，也有命运，自己在官场没有蝇营狗苟过，没有拿着真金白银和美色贿赂过谁，更没有刻意害过谁，现在到了正五品，也差不多了，再说年龄也过了半百，没什么蹦跹头了。于是心里开始平和起来，夜晚常坐在阳台上，对着深邃无垠太空中的月光和星光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不断把基层农村、工厂底层人物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发展、政策的阶段性联系起来，又出了几本社会与人生、哲学与命运散文集，声名鹊起，还拿了鲁迅文学奖，被省城几个著名大学邀请为客座教授。

在这期间，他和王嫣然深夜在各自的单身宿舍里也通过几回电话，那边是风风火火干事业，满嘴是各种产业的发展规划、改革创新的新举措，与自己逐渐走向恬淡的生活大相径庭，慢慢也就无话可说了，两人的关系也就自然渐行渐远了。第二年，他找了一个丧偶大学女教授为妻，夫人的名字很有些俄罗斯风味，叫柳依娜。结婚的时候，因为是二婚，也没请多少人，除在本单位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外，再就是单独请了柳枫在省城电机厂原来当工人时的挚友现在已是中纪委监察专员的杭维萍和现任中新社参编部主任的李一道，以及河海的金剑北、吴阿杜、魏正义和谭丽萍几个人。李一道还是一副吊儿郎当没正行的样子，先把新娘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说：“不错，不错，实在不错，柳大秘书长有了新欢，我得有所表示，快拿文房四宝来。”说着，在客厅的大餐桌上铺开宣纸，斗笔蘸满翰墨，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副对联：“老师傅开旧车熟门熟路 老缸套旧活塞游刃有余”，横批“进出自如”。河海来的几位看到如此粗俗的对联都有些惊愕，柳枫对此解释道：“你们以为这个家伙戴个眼镜，供职于国家通讯社人五人六的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啊，其实，和咱们一样，原来在

省城电机厂是个冲床工，我还是他的师傅呢。还有这位杭大专员，原来就是个电机组装工，不过是赶上了不用考就能读大学的好时光而已。”一听“师傅”两个字，大家一下子亲切起来，工厂文化立即复活了，大家说起了当年在车间的趣事：谁谁学徒时搓六方弄成了五方；哪个女徒弟夜里跟着师傅学技术被按在了工作台上；两个青工在库房里行云雨之事被领料的外人看见了，惊慌得连裤子都没穿就往外跑等，欢声笑语很快打破了巍峨的京城和地方小市两拨人间的隔膜。金剑北意外地没有参与谈话，端详着柳依娜悄悄对谭丽萍说：“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张合影照片上见过。”丽萍说：“金哥，不会的，我问过新嫂子了，人家是正宗的北京娃，父母都是搞尖端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金剑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管李一道怎么戏谑，柳枫再次结婚后日子倒是过得平静甜蜜起来，只有依旧在河海市委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孙乃夫常常怀念和东方晨、王嫣然、柳枫、金剑北在一起那生机勃勃的时光，常常在每天最后一个下班后在常委办公楼的院子里看着枯荣交替的草木自言自语地说着“逝者如斯夫”、“时光不复再来”之类的文言文，惹得在一旁的退役老司机现在担任花草维护的工人奇怪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位被人称作大内总管的孙大主任犯了什么病。

圣经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每一天都各有不同。本书之前的人物关系、具体故事请见拙作《谁主沉浮》、《位子》，下面讲述的是这些人新的故事。

一、二线最大的变化是身边人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金剑北在担任河海老市委书记徐波的秘书时曾对市委专车的专车司机们说过一句很雷人的话。

那是一个还有点儿热的秋天，市里搞那个年代每年一度的秋管、秋收、秋种俗称“三秋”大联查，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市委的大礼堂里听徐波书记做总结报告。金剑北听着书记念自己写的稿子没劲，快散会的时候偷偷溜了出来。门前的小广场上停着一片引擎待发的小汽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盖过了老榆树上的蝉鸣。金剑北看到开河海一号车的胖刘松解开了裤腰带，系上安全带坐到方向盘后边，两眼紧盯着礼堂的大门口，便走过去对他说：“美国一个作家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永远在等人，一种是妓女，等着别人上床，另一种是司机，等着别人上车。”胖刘斜眼看着他那如非洲雄狮般的一头金发，说：“你这个金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说着，想站起来打他一拳，但没想到还系着安全带，起身的时候腰部一紧，头撞到了车顶上，疼得嘶嘶哈哈，引得一帮司机哈哈直乐。

司机也不是永远等人上车，尤其是领导司机。今天，身为市委大内总管的办公厅主任孙乃夫散会后下楼就找不到经常停在固定位置上的自己的专车了，给司机打电话，对方竟然关机。原因很简单，在刚才的领导集体谈话会议上，孙乃夫的年龄到了57岁，按地方规定，被宣布退居二线了。

所谓二线，是1983年机构改革以后地方对处级干部制定的土政策。一般来说，地市级的副职干到58岁或59岁，正职干到60岁，正处级干到57岁，

副处级干到55岁；县里的科局级的正副职有的规定是53岁到55岁，有的规定是50岁到52岁，也有按男女规定差别的，基本是差两三岁。对这项土政策，领导说是为了加快干部年轻化的速度，提早下来的干部说是领导为了多安排人，多收点儿礼，老百姓说机关里又多养了一批闲人，白拿纳税人的钱，不管怎么说，就是一批曾经当着官的干部从位子上下来了，不再分管什么工作。他们还有办公室，上班爱来就来，不来也没人找，待遇不变，工资照发，车还照用，就是一点儿权力也没有了，也没人、没事找你了，在单位，你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所以，许多到了二线的干部一般都选择不上班了，只是到了发福利和工资的时候到单位露一下面，办公室也自然没人打扫了，昔日洁净的写字台和地面蒙上了一层尘土，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孙乃夫想清了这些事，也就释然了，摇头叹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也就不再找司机了，看着渐渐坠下去的夕阳缓缓步行回家。快到家的時候，看到自家厨房里的灯光，竟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写的一首名叫《厨房》的诗：

“窗外，暮色四合，厨房的灯光，如花朵般绽放，我的爱人，我沉默寡言的爱人，在背后，为我温柔地系上围裙。”

也是在这个风和日丽的黄昏，远在省城的柳枫正和戴着秀琅眼镜，文静、白皙的女教授在省委宿舍后边的一条人工河边散步。他看着走在前边她那看来还算圆润的臀部以及裙下白白的小腿，想着这个外表羸弱的女子昨晚床上那样有爆发力上下翻飞奋战，不觉又想入非非。女教授回头莞尔一笑，似乎洞察了他的心思，脸上浮起一丝羞涩，扬起粉拳轻轻打了他一下，便和一个女伴扯起手下河堤看钓翁去了。柳枫站在宽阔的河堤上，看着夕阳下的人流，大部分比较熟识，其中不乏当年名震一方的各地市诸侯，也有在省城独霸一条战线的厅、局长，间或还有一些退下来的省级干部，现在都懒洋洋地走在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河边。同在一个单位和地方工作过的同僚们也在一起吹吹牛，说自己当时在位时抓了几件大事，对哪个地方和单位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多大的作用，有什么促进，也有争论，说说我是你非，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声音大得离奇，吵着吵着，互相看着对方的白发与皱纹，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没用了，没用了，走，喝酒去！”互相谦让一番，一个回家去拿过

去做官时部下送的好酒，一个到小胡同里的小饭馆里订座位。

看着这些，柳枫感慨地自言自语：“人的一生，壮怀激烈也好，叱咤风云也好，恶名远播也好，坎坷纷争也罢，最后都要归于平淡。上帝对人最公平的是老年，也是今天。任何时候，今天是最重要的，因为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过好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太阳艳艳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柳枫在河海时的几个至交也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金剑北在金家墩环村路上转悠，一面消化着中午陪省里一个厅长喝酒吃下的太多肉食，一面思谋着如何扩大自己的领地。

“峨眉大酒店”的女经理谭丽萍午睡后在总统套房里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纯白的休闲装，坐在三楼宽大的露台上一把红蓝相间的太阳伞下品着玫瑰蜂蜜茶，闻着秋菊淡淡的香，看着酒店旋转玻璃门前笔直站着的昔日曾给自己写过求爱信而今任保安队长的李俊粗壮的腰身，想着自己那个浪荡诗人丈夫昨晚稀松软蛋的表现，心中有些燥热。

丽萍的舅舅，号称“东方才子”的欧阳俊当年因用快板和活报剧宣传金角湖旅游而一举成名后，金剑北怀着和丽萍老工友那次醉酒一夜欢娱的忏悔，把他运作到了湖区管委会宣传部，很快成了湖区写材料的骨干，现在也退休了。中午喝了二两老酒，酣然睡醒后，端起从乡下带来的，对他从来都是低眉顺眼的妻子沏好的宜兴壶里的铁观音喝了一口，神清气爽，信步闲庭，悄悄关上在城里不多见平房小院的门，顺手招了一辆的士，去找现在已声名显赫的法律服务事务所的魏正义，思谋着不辜负平生所学、所思，倒腾一个既雅又能来钱的道。

河海的现任书记是位博士，据说在意大利那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小轿车的水城威尼斯住过一段时间。他上任后，在城南的金角湖畔转了三圈，蹲在清澈的湖水旁沉思良久，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概念，说咱们这里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叫“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号不名，不得外财不富”，一个城市也这样，没有特点的别号不好出名，也不好对外宣传，不利于招商引资，我看这

里可叫“在水一方”。他起这名字的目的是先把金角湖的名片打造好，而后再把这湾清澈的湖水引进河海市，让每一个社区都有潺潺的溪水流动，让每一座楼房都建在绿树掩映中，让每一块空地上都开满鲜花，让茵茵的绿草伴随着每一个人的空间。一把手的话自然是真理，博士的语言更是圣经，再加上这么煽情，常委们自然全体鼓掌通过，博士书记又说：“人们都说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你不宣传出去，不让大家认可，就只能窝在地域的一角，永远成不了世界的。”他家老爷子曾经是京城一家大报的掌门，手下的新闻小兄弟自然很多，靠着财政局拨的一笔专款，他带着一帮笔杆子在京城转悠了几天打点关系。河海是“碧水湾畔名城”的传说甚嚣尘上，人们很快想起了“在水一方”的前半句“有位佳人”，再和曹雪芹描写的女人都是水做的骨肉联想起来，都觉得那里应该是美女多多，于是引来了许多寻芳客。但他们不知道，刻意的宣传，尤其是花了钱的新闻炒作，都和现实差得很远。河海毕竟不是南方，没有斜飘的烟雨，更少月华的幽辉，虽然有湖水，但面积很小，是形不成大影响的小气候；虽然说靠近黄河，但黄河的水是粗粝的，风是粗犷的。新中国出生的女孩从小就没有绣楼，也不可能在后花园里搔首弄花，也要和男孩子一样到地里砍草，到街上卖菜，经受着风沙的磨砺，不可能出现高挑白皙的女人，因此大多数女孩子都是方头方脸、圆鼓囡墩，既像瓜农在木箱子里播种而成的长方形的西瓜，又像农民在陶罐里种出的红薯，腿短身长的多，长腿细腰的少，土黄黝黑的多，细皮嫩肉的少，高嗓门、大声吆喝的多，浅唱低吟、莺歌燕语的少。

河海有一个人没让外地来的寻芳客失望，就是退居二线的原市人大副主任，外号叫“生铁锅”的家伙。此人混迹政界多年，最大的特点是研究市委领导的讲话，还特意在市委办安排了自己的一个小兄弟，专门把一把手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汇报给他。他听到博士书记的城市定位后，立即利用过去在建筑部门和在市纪委工作过的关系，迅速组织手下的一个包工头包租了一座大楼，装修极尽豪华，弄来了南国娇娃、北国佳丽以及朝鲜、俄罗斯的姑娘、少妇，和几个弟兄成立了合股经营的“柳浪闻莺”夜总会，自己做幕后老板。此夜总会名冠周边，许多人趋之若鹜，兴盛了一年多，终于被省公安部门注意，在一次“无声风暴”行动中被抄，许多美女流落到了民间，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在河海做起了小生

意谋生。夜总会被一个叫“大运摩托”的强势女人低价接手，也有的传说她把曾经在那里做皮肉生涯的女子又招了回去，藏匿起来了，以致后来发生了许多故事，在河海掀起了一场直接有几万人参加的集资追债大风暴，惊动了北京和省里的高官，使河海过了几天公安、武警大兵压境民众疯狂吼叫的日子。

二、百姓盼退休，当官怕退休

退居二线的孙乃夫回到家里，妻子凤英高兴了。她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感情笃厚，平时却因为孙乃夫工作忙缺少交流只管伺候他吃穿。凤英早已在企业退了休，唯一的闺女也在省城上了大学，现在终于有时间过过两人世界了。两人结婚将近30年，先是孙乃夫军校毕业从军，聚少离多，接着转业后又到了市委办，按凤英的话说：“他进了万恶的市委办，自己就回到了黑暗的旧社会。说是有丈夫，两头不见人，披星戴月回到家，不是满身酒气说浑身酸疼倒头就睡，就是扎到书房里写材料，不管自己穿什么新衣服，弄个什么新头型，晚上认真洗完澡后所穿的睡衣多么诱人，他都视而不见。”开始孩子上初中，凤英每天打理闺女，还不得怎么着，后来闺女上了高中，每周回一次家，也还有个盼头，再后来孩子上了大学，自己就彻底寂寞了，除了早晨给孙乃夫做一顿饭外，基本就没事可干。老孙还给她定了一个约定，回来吃饭打电话，不回来吃饭不打，结果是十天有八天电话也不响一次。柳枫做市委秘书长时，有一年春节前夕开市委、市政府两办写材料的人慰问座谈会，很幽默地让各位说说平时对自己妻子的印象，看到了什么。孙乃夫闷头想了想，说我只看到我老婆穿着裤衩，众人大笑，孙乃夫认真地说你们笑什么，我当这个主任，每天提前上班，早餐在路上解决，我起来时，她还在睡，我晚上回去后，她已经睡着了，不看见裤衩看见什么。不几天有人把这话传了出去，办公厅机要收发室一个刚结婚的女子问了凤英一次，凤英毫不避讳地撇着嘴说是这么回事，他就是看到我穿着裤衩，可你嫂子穿的什么颜色的裤衩他不一定记得住，我这是守活寡啊，说得那个女

子羞红了脸，很庆幸自己的老公在大学当老师，每日按时回家，夜夜陪伴着她。

秋日的晚霞像天堂的烟花，照耀着孙家热气腾腾的厨房。凤英红扑扑的脸上带着笑意，挽起袖子，露出在家养得白白的胳膊，煎炒烹炸。四个色香味俱全、荤素搭配的菜出锅后，看着瓦罐里炖着的汤，凤英想了想，跑到后阳台的储藏室里拿出一根孙乃夫在吉林工作的战友送来的鹿鞭，扬刀立切，剁成五截，扔到了汤里，脸上飞起了几朵红云。她想起了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大胡子东北汉子说的——一截可让男人在女人身上多做50个俯卧撑。

这天晚上，两口子还真的有点儿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只是孙乃夫仍按老习惯把开着的手机放在了枕边，不断地看一眼，好像随时别耽误了什么事，仰躺在他身下的凤英瞥了他一眼，刚想说他点儿什么，但考虑到他刚下台，又怕破坏了眼前的好氛围，也就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卖力地用身体和含糊不清的语言配合着努力劳作的他，而后破例的相拥而眠。玫瑰红的床头夜灯下，呈现出了两个还不算很老的男女欢乐后疲惫的睡容。

人的生物钟有时候不是很好改变的，不到7点的时候，孙乃夫醒了，按照老习惯先看手机再看公文包，而后起来穿衣服，凤英赶紧把他拽回被窝里，轻轻地咬着他的耳朵，说不用去上班了，再睡会儿吧，说着用女人特有的温柔与手段安抚得他浑身通泰。孙乃夫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再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满屋阳光灿烂，凤英不知已经何时离去，屋子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床边放着新买的睡袍和一套散发着阳光气息的纯棉内衣，床头柜上有她写的一张条子：“洗澡水放好了，饭在微波炉里，我找几个老姐妹玩去了，吃了饭到街上溜达吧。”

孙乃夫几十年来第一次不紧不慢地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澡，喝了一杯热牛奶，吃了一碗绿豆小米稀饭、一个咸鸭蛋和一个花卷，摸了摸比吃了温胃舒还舒服的胃，按老婆的指示上街溜达去了。

几十年工作的惯性可以让人忘记什么，也足可以让人形成一种不变的性格。写了半辈子综合调研材料的孙乃夫弄一辆有时骑有时推的破自行车溜达了几天街。他这个选择也是考虑了自己面子的，如果是搭乘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什么